

欽定唐書

卷一百七十一
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唐書卷一百七

宋 端 明 殿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傅呂陳

傅弈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弈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弈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憲其事恥以術宦薦弈自代弈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讐仁罪弈遠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憲沸羹者吹冷鑿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龜抽魯鑊

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
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弃獨是之爲眾沮訾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迫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柔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婁妃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竟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墻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驪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

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保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

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卽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聞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卽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詞短之又舉世相感以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

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然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鄧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回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尙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勸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厯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夭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厯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脩驛馬身冠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頑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蹠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不驗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生臘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爵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冠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爵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冠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齒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用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

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功用旦殷尚白大功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滅孫有後于曾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辨踊荼毒以期徼幸於是相望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

然而受用謂同屬不得臨賈吉服遣送其親識教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
躡屨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
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
路謁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
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
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境可營
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
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
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
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
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
卒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撫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彌耽遺噍再罹

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掲挺叫噏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
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
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廢鉅萬
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遏之
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
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
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遂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
木茂遂故顯頃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
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
虐暴虐詬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
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

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
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
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
宮有虞總期堯衡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
十一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
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貢斧
辰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
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
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尙未及之
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
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
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

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旦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懼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蠭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尙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

疆武說陛下者篤勤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廻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廻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廻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廻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駁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廻紇已破旣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僉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卽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蹻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

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餉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吐蕃敢大入燔蕎跋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土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猾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一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使五丁力士棧轔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

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眞姦曠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厄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闊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灑蕩

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憲憲之道赦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涇泊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禪之周思茂寒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違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

事之最大者患棄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顧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處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麻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廬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